



■ 爱德里斯·尼尔森

双雄合璧

◆ 任海杰

今年秋季，世界乐坛如雷贯耳的双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将先后光临东方艺术中心，这无疑是在上海演出史上的盛事，广大乐迷无不翘首以盼！

之前，这两个乐团都曾来过上海，回忆当时现场聆听的情景，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先说维也纳爱乐乐团。2004年2月，小泽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次访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两场。当时，这是轰动性的新闻。我欣赏了第一场，这是我第一场现场聆听维也纳爱乐，也是我第一场现场欣赏小泽征尔的指挥艺术。曲目有：舒伯特《第八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唐璜》、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当时聆听的感觉就像海绵吸水，生怕漏掉一丝一毫，第一次领教了维也纳爱乐金光灿烂的音响色彩。

第二次是2007年的9月，也是小泽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在东方艺术中心演出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因为是伴奏歌剧，乐队的编制比较小，味道纯正。我的座位离舞台比较近，体验细节的感觉更加鲜明，对维也纳爱乐独到的细腻优雅印象深刻。

2009年的9月27日，由祖宾·梅塔率领的维也纳爱乐第三次来到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一场音乐会。当时我的门票已经落实，但在临演前，东方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嘉宾去直播室，参加9月27日在上海大剧院的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0周年庆典音乐会直播节目。分身无术，只得与当天的维也纳爱乐失之交臂。

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建成后，作为开幕演出的重头大戏，于2014年9月18日邀请维也纳爱乐登台庆贺，由乐坛当红明星杜达赫指挥。演出前，我观摩了乐队排练。音乐会曲目有：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和中提琴首席担任独奏）、西贝柳斯的交响诗《图内拉的天鹅》和《第二交响曲》。

欣赏维也纳爱乐最过瘾的经历，是我2014年夏天的维也纳音乐之旅，从6月19日至29日，我在维也纳十天，共欣赏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七场演出：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场）、理查·施特劳斯《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亚纳切克《狡猾的小狐狸》、普契尼《托斯卡》。也许是在主场演出，乐团的状态特别好，同去的朋友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这是我听到的最为精彩的维也纳之声——尽管是在乐池里担任伴奏（瓦格纳除外，在他的歌剧中，乐队与人声是平分秋色的）。

说完维也纳爱乐，就要说柏林爱乐了。2005年11月，西蒙·拉特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造访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两场），轰动申城，连平时不太听古典音乐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就是以前指挥皇帝卡拉扬的乐团。我欣赏了第一场，并在演出前观摩了乐队排练。曲目有：柏辽兹的交响序曲《海盗》、拉威尔《鹅妈妈组曲》、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柏林爱乐精致干净、音色丰满、诠释深刻、气势磅礴，不愧是世界顶级名团。

2011年秋季，时隔六年后，西蒙·拉特再度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来沪，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一场音乐会。因为门票实在太紧张，供不应求，在音乐会的当天，大剧院还同步进行实况直播，让广大市民领略柏林爱乐的风采。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是日本当代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由柏林爱乐的圆号首席担任独奏。下半场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我上半场坐在二楼，下半场坐在一楼正厅11排加座，近距离感受到了柏林爱乐的巨大魅力。也就是在那一晚，我真正进入了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回家后反复聆听唱片，由此开始全面进入了布鲁克纳神奇神秘的音乐世界。这就是现场音乐会的巨大魅力和收获。

今秋10月和11月，双雄将在东方艺术中心合璧，而且都各演两场。维也纳爱乐由如日中天的指挥明星爱德里斯·尼尔森执棒，柏林爱乐由大家熟悉的西蒙·拉特大师执棒。乐迷们就等待着盛大的狂欢吧！

（乐友李严欢先生对本文也有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钢琴伴奏不是轻松的“活” ◆ 曹畏

去年5月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英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演唱的曲目既有经典歌剧咏叹调，又有中外艺术歌曲。隔日沪上有家大报刊登专文对黄英独唱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予以大幅文字的报道，这无可厚非。理所当然，但通篇报道竟只字未提黄英独唱音乐会的合作者——钢琴伴奏张亮的上佳而密切的配合，以及张亮在整个音乐会伴奏中体现出来的丰富艺术修养。因此业界对此大报的报道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张亮成功合作的不公，忽视了对钢琴伴奏者的尊重和肯定。

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如何看待声乐独唱音乐会或器乐独奏音乐会中与之配合的钢琴伴奏所起的作用。一天下午笔者前往上海爱乐乐团，与张亮就此话题进行了一些交谈。张亮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及指挥。他不仅是年轻有为的交响乐指挥家，而且是学有所成的优秀钢琴家。每年他在团里除负责全年演出计划的安排和日常的物业管理外，还承担音乐季里许多重要场次演出的指挥排演任务。但由于他也是演奏技艺炉火纯青的钢琴家，曾于14年前在奥地利留学时，以全优成绩获得了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颁发的指挥和钢琴的双学位毕业证书，所以他给自己在钢琴伴奏方面的“任务”，是每年至少有一两次为声乐独唱或器乐独奏或室内乐的音乐会担任钢琴伴奏。

张亮认为钢琴伴奏绝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活”。在与独唱或独奏合作之前，也要做许多“功课”，要熟悉独唱或独奏演出的乐谱，要研究曲目的内容和风格。要与独唱者或独奏者一起探讨合作演出的“气口控制、情绪表达和主次分明”等诸多问题。独唱者在演唱歌剧中的咏叹调时，由于张亮在留学期间，参与过近10部经典歌剧的排演，又熟读过不少歌剧总谱，故而他在用钢琴为所唱咏叹调伴奏时，脑海中会自然出现交响乐队在歌剧中的整体演奏效果，使他的钢琴伴奏既符合乐谱的音符、速度和节奏，又有一种色彩多变、音响饱满和想象力丰富的效果。这是他作为专业指挥在弹钢琴伴奏时才会有的得天独厚之处，是某些单独从事钢琴伴奏者难以达到的本领。

钢琴伴奏与独唱和独奏是绿叶与红花的关系，是从属与主导的关系。张亮说这是钢琴伴奏者应有的基本认识。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钢琴伴奏决不能喧宾夺主，决不能任意发挥，以肆无忌惮的音量盖过处于主导地位的独唱和独奏的艺术表现，从而使独唱和独奏的“红花”黯然失色！在一些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中，作曲家也会在开始的前奏、乐段中的间奏，以及结尾，写出让钢琴伴奏单独发挥的精彩段落，此时钢琴伴奏尽可能淋漓尽致地按照作曲家的提示和乐谱，把激情倾泻在表现力极为丰富的钢琴上，使钢琴伴奏烘托独唱的情绪表达，延伸独唱的意境，为独唱作感情抒发和艺术表现的铺垫。“好的钢琴伴奏，应该追求乐队效果，要从头到尾控制好整个伴奏的音色。”张亮说与独唱和独奏合作时，钢琴伴奏要与之“一起走”，“决不是等”，而且钢琴伴奏要有“提前意识”，才能跟上独唱和独奏的演唱演奏。在伴奏时还要控制好踏板，“谨慎用踏板”。他觉得在伴奏时还是少用踏板为好，要用手在钢琴上弹奏的连贯，来尽可能接近交响乐队的感觉，衬托独唱独奏。

“我与张乐录过一张唱片《乐在其中》。张乐是成熟的小提琴家，他处理演奏的曲目不一般，我理解他拉的音乐。他拉得很好，我用钢琴为他伴奏很顺畅、很舒坦，彼此配合默契。所以有人听了我们出的这张唱片，就说你们两人的合作，好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同夫妻，没有隔

阂，很融洽。”张亮说如果两人音乐感觉不同，独奏和伴奏“还是两张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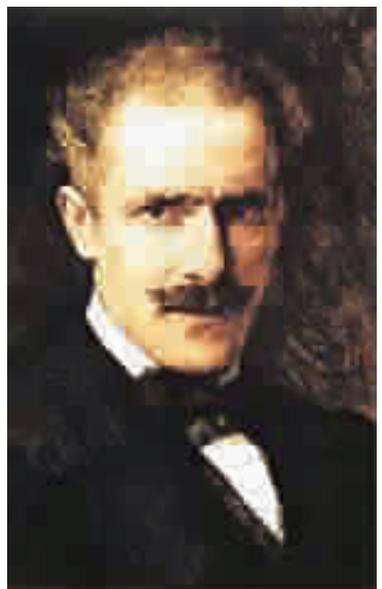
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时，张亮就取得了此专业优秀的学习成绩，与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合作举办过她的独奏音乐会，他的伴奏深受西崎崇子的喜爱和好评。升入大学随张眉教授学习指挥，以及后来到维也纳留学，张亮从未放弃深造钢琴专业，而且随维也纳老师学习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课程，明白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职责，这对他从事独唱和独奏的钢琴伴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觉得一个指挥要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常以从阿根廷走上世界乐坛而闻名遐迩的丹·巴伦博依姆为榜样。巴伦博依姆是杰出的钢琴家，也是杰出的指挥家，他曾以钢琴独奏与世界众多独奏家和歌唱家合作演出。张亮从维也纳学成回国后，也循着巴伦博依姆的路子往前走。他与法国长笛大师朗帕尔、与韩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韩秀美、与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和廖昌永等都有成功的合作演出。前不久，他在广州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方琼合作举办了一场古诗词的声乐作品音乐会。此场音乐会今年10月还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当然是张亮弹钢琴伴奏。

“现在与独唱合作的钢琴伴奏，更有了声乐艺术指导的作用。这样的钢琴伴奏者，已经不仅仅在于伴奏，而且要在曲目表现内容和风格，在歌唱语言的准确掌握，在全首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对独唱者予以辅导和指教。”张亮感到这样的声乐艺术指导必须要有全面的艺术修养，在歌剧排练时，他如同助理指挥和半个导演，其职责已被大大扩展。目前我国的声乐艺术指导与欧美国家相同专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好在我国的众多音乐学院已设立了学习声乐艺术指导的专业和硕士考试，这样的人才会陆续培养出来的吧。

张亮说如果两人音乐感觉不同，独奏和伴奏“还是两张皮”。

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时，张亮就取得了此专业优秀的学习成绩，与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合作举办过她的独奏音乐会，他的伴奏深受西崎崇子的喜爱和好评。升入大学随张眉教授学习指挥，以及后来到维也纳留学，张亮从未放弃深造钢琴专业，而且随维也纳老师学习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课程，明白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职责，这对他从事独唱和独奏的钢琴伴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觉得一个指挥要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常以从阿根廷走上世界乐坛而闻名遐迩的丹·巴伦博依姆为榜样。巴伦博依姆是杰出的钢琴家，也是杰出的指挥家，他曾以钢琴独奏与世界众多独奏家和歌唱家合作演出。张亮从维也纳学成回国后，也循着巴伦博依姆的路子往前走。他与法国长笛大师朗帕尔、与韩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韩秀美、与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和廖昌永等都有成功的合作演出。前不久，他在广州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方琼合作举办了一场古诗词的声乐作品音乐会。此场音乐会今年10月还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当然是张亮弹钢琴伴奏。

“现在与独唱合作的钢琴伴奏，更有了声乐艺术指导的作用。这样的钢琴伴奏者，已经不仅仅在于伴奏，而且要在曲目表现内容和风格，在歌唱语言的准确掌握，在全首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对独唱者予以辅导和指教。”张亮感到这样的声乐艺术指导必须要有全面的艺术修养，在歌剧排练时，他如同助理指挥和半个导演，其职责已被大大扩展。目前我国的声乐艺术指导与欧美国家相同专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好在我国的众多音乐学院已设立了学习声乐艺术指导的专业和硕士考试，这样的人才会陆续培养出来的吧。



■ 托斯卡尼尼

在上世纪60年代，我认识一些喜欢古典音乐的前辈，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位大师就是托斯卡尼尼（1867-1957）。记得我听过他们收藏的不少托斯卡尼尼指挥“NBC交响乐团”的黑胶唱片，其中还有78转的粗纹唱片，5-6分钟就要换一面。印象较深的有舒曼的《“莱茵”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序曲》等。

这几位爱乐者的唱片后来荡然无存。但是，我对托斯卡尼尼的崇敬却一直没有变。今年8月，我在“富豪环球东亚酒店”举办的“第九届上海国际音响视听展暨黑胶文化节”看到一张托斯卡尼尼指挥“NBC交响乐团”的黑胶唱片，节目是海顿的第94、101交响曲（别名“惊愕”和“钟声”），是RCA（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出版的，成色很新仅售40元。我欣喜异常，立即买了下来。

海顿的“惊愕”是一支极有特色的交

为托斯卡尼尼辩护

◆ 周炳榛

响曲，第二乐章行板中那响亮的击鼓声，据说是海顿的一个小“恶作剧”，为了让观众席中昏昏欲睡的英国人惊醒过来——“惊愕”即由此而来，这段惊彩的音乐总是激起乐迷们极大的热情。细细品味托斯卡尼尼的演绎，它虽然没有索尔蒂指挥“伦敦爱乐”版本的那种排山倒海之势，却具有一种最简单的风格，几乎像首童谣，其慢乐章更是充满着欲言又止的韵味。

今年是托斯卡尼尼逝世60周年的整数年，报刊上出现一些纪念这位音乐大师的文章，其中也有不少评论家对这位大师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当代音乐，特别是前卫派的12音阶作曲法（以勋伯格、贝尔格、韦勃恩等第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不予重视。

这种批评多出自于德国的一些音乐学家，我认为对托斯卡尼尼是不公平的。托斯卡尼尼首次指挥乐队是在1886年，时年仅19岁，在意大利歌剧院在巴西巡演时，他临时顶替指挥威尔第的《阿依达》，而且是背谱指挥的。那时候，勃拉姆斯、威尔第、德彪西等还活着，理查·施特劳斯和托斯卡尼尼年龄相仿，瓦格纳也去世没几年。托斯卡尼尼一生共演出过约600部作品，其中“重头戏”正是瓦格纳的作品。《众神的黄昏》首次在意大利演出，就是托斯卡尼尼指挥的，1930年，他成为第一位“非德国学派”的指挥被邀请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指挥节目。

他在意大利首演了《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和《莎乐美》，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创举，因为这两部作品在当时都属于非常前卫、颇有争议的，作曲家德彪西、理查·施特劳斯也是正当盛年，所以说托斯卡尼尼对“当代音乐”关注不够，是站不住脚的。

1937年，托斯卡尼尼70岁那年，美国商业无线电和电视的企业家、RCA的老板戴维·沙诺夫将自己旗下的“NBC交响乐团”交由托斯卡尼尼组建、指挥，托斯卡尼尼有了自己的乐队，灌制了大量的唱片，从而使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被一代又一代的爱乐者所欣赏，换言之，今天我们对托斯卡尼尼的了解、评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指挥“NBC交响乐团”的录音。

诡异的是，这件事却使这位指挥大师饱受非议。有人认为，接手“NBC交响乐团”后，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不如以前舒缓、广阔了。特别是在1954年，托斯卡尼尼在卡内基大厅指挥威尔第《假面舞会》（他生前指挥的最后的一部完整的歌剧），他的记忆力大为减退，致使这场实况转播的音乐会出现了不少问题。

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大师辩护——托斯卡尼尼领衔“NBC交响乐团”时，年逾七十，已经过了他演出生涯的巅峰期，而他在当打之年时，录音技术还远未完善；在广播电台指挥乐团和在现场指挥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必须要匹配电台所给的时间，所以大师的指挥有时会给人以一种匆促感，至于卡内基的1954年的音乐会，大师已经87岁了，记忆力不能和年轻时相比。简而言之，我们今天听到的托斯卡尼尼，都不是他的巅峰之作。

1929年，一位21岁的年轻人在维也纳听了托斯卡尼尼指挥“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后写道：“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指挥’的含义是什么……音乐和舞台上的表演是如此的完美无缺，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意，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目的。”他是卡拉扬。